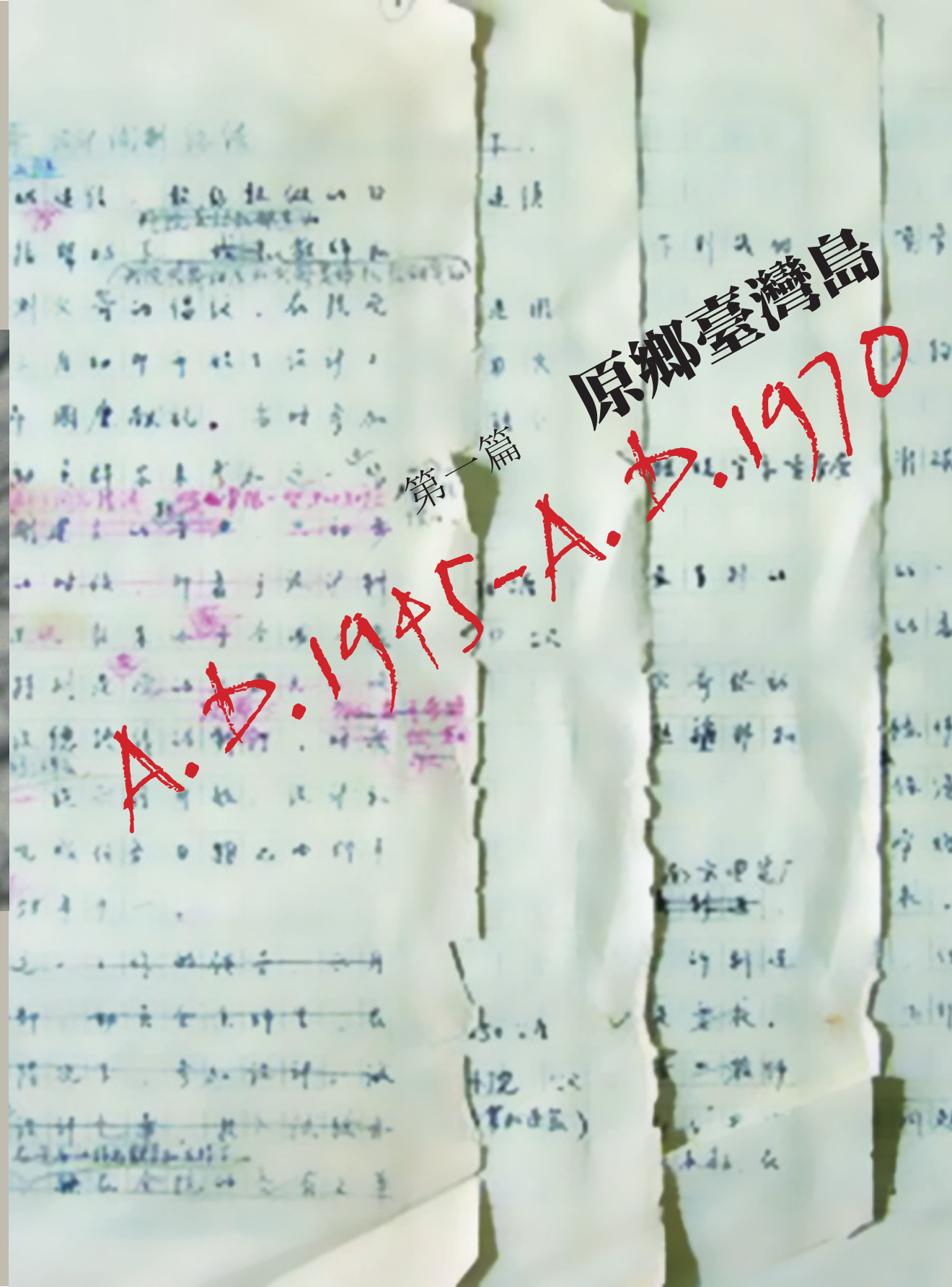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鹿港女兒

每年每月每日每時每刻，都有人降生到這個美麗而喧囂的世界。

人不能選擇降生時間，也不能選擇降生地點和家庭。

諸如這些不能由人選擇、天然加諸於人的，就是人們常說的「命」吧。

不能否認，人各有「命」。

施叔青應該說——「命」不錯。她出生在二戰後，躲過了一場慘烈的人間廝殺；她落腳之地不是窮鄉僻壤，而是在歷史名城——鹿港；她生長的家庭雖然不算豪富，卻也小康，無需像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

但是，如果能讓自己選擇出生年月的話，施叔青可能希望比一九四五年再早一點看到人世，也免得她總像沒趕上一場亂哄哄的熱鬧似的，常為自己欠缺了躲空襲警報和逃難的經歷，感到若有所失。

其實在舉世歡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反法西斯鬥爭取得巨大勝利的隆禮炮聲中誕生的小叔青，沒趕上的豈止是戰火中的逃難和躲空襲，幾百年前故鄉鹿港的風華絕代歲月，與她遠得更加離譜。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先祖們曾自由橫渡海峽，用大米蔗糖換回綾羅綢緞，在鹿港看罷家喻戶曉的七子戲《荔鏡記》後，又在泉州街頭聽美妙動人的嫋嫋南管樂……這麼多好玩有趣的事都沒有她的份，說不定要嫉妒得憋紅了小臉難過得哇哇大哭呢！

不過，別擔心，她的長輩，長輩的長輩的長輩——算一算，那得多少代，講故事的話，開頭一定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既然許多先祖們都沒能趕上的好時光，哪能輪得上小叔青遺憾難過呢！

雖然如此，故鄉鹿港始終是小叔青和長大後的施叔青心中的驕傲和心靈的歸屬，是她夢魂牽繞的原鄉，也是她文學創作堅實的大地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活水源泉。

鹿港位於臺灣西海岸的彰化縣西北，與福建的泉州隔海相望，在清代曾經有過「小泉州」之美譽。明末清初，閩南和粵東一帶的大陸先民從這裡泊舟登岸，輾路藍縷把鹿港開發建設成商賈雲集、人文薈萃的經濟、文化、軍事的樞紐，成為當時僅次於府城臺南的臺灣第二大城市。

如今的鹿港雖已鉛華褪去、榮光不再，但當年的廟宇和袖子般的街巷，以及風味小吃大都完好地保留了下來。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各種廟宇琳琅滿目、星羅棋佈多達數十座。其數量之多，佈局之稠密，可謂全臺罕見的人文景觀。

當年往返於海峽兩岸的軍民，對付無可抗拒的天災人禍時，往往求助於神佛上蒼。明朝末年修建、清代一再重修，三百多年來香火鼎盛的天后宫正殿所奉祀的媽祖神像，是由福建莆田湄洲恭請來的。相傳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就是捧著祂，踏波斬浪，率軍戰勝鄭成功的後代收復了臺灣。

供奉觀音菩薩香火的龍山寺，傳說創建於明代萬曆年間（一六四六～一六六一），在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由武官陳邦光倡建，泉屬七郡人紛紛響應，將其從鹿港舊港口遷建於如今的地址。這座廟前大殿祭祀觀音佛祖，後殿祭祀北極上帝，可見鹿港人廣結善緣，供奉的佛祖十分寬泛。

早年往來鹿港的船隻常以磚石和酒甕壓船以避風浪，酒喝完了，酒甕堆

積如山。有人用喝完的酒甕或壘牆或做窗，風味獨特別致，被紛紛效仿，於是便為今人遺留下了養眼的「甕牆」風景線。

走在鹿港的大街小巷，二十多年前著名歌手羅大佑膾炙人口的〈鹿港小鎮〉彷彿仍然在耳畔迴蕩。

施叔青的先祖早年從泉州埭口移民臺灣，那時的臺灣還很蠻荒，瘟疫不斷，常遭受原住民的襲擊。

她降生的時候，鹿港已是個破敗的小鎮，沒落成荒涼的小漁港，正如她在自己一篇小說裡描寫的風情：

港灣的沙灘上，埋著零零落落的破漁船，船底朝天，讓牡蠣吃得一個個的黑洞。幾張破漁網，掛在竹竿上，獨自迎風飄蕩著。沙灘上有乾死的魚，腐爛的螃蟹，還有一兩隻泡得腫脹的貓的屍體。從海港到市場一條街上，左邊有一家賣香燭元寶的，掛得一店金金紅紅，右邊有一家棺材鋪，烏黑的棺蓋齊齊的靠在牆上。從這條街岔進小巷裡，不遠便有一個專做漁郎生意的土娼寮，門口坐著一個肥大的土娼，穿著睡衣，露出半邊奶子，百般無聊的在哼著〈雪梅思君〉。巷底的小酒館裡，一個喝得滿面醉紅的浪子，正在跟那個老得聾掉了的酒保，大聲呼叫他昨晚跟他那個查某幹的淫猥的勾當。街上一個老瘋婦，獨自念念有詞，在替她那個淹死在海裡的漁郎兒子招魂，她身後不遠，兩個扮黑白無常的人，拖著兩條血淋淋的舌子，邊走邊舞。中午十二點正，太陽烈白地照在鹿港鎮上。



施叔青與母親。

施家是這個小鎮沒落的大家族，和小鎮一樣的蒼涼古舊。

不成串的散碎往事，是她僅有的關於大家族沒落前的記憶：

家族的祖屋有個黑黝黝的大客廳，北風吹起時，冷颼颼的大客廳排滿了一盆盆肥嘟嘟的水仙花。水仙是大伯父養的，他正躺在後屋的床鋪上吞雲吐霧。屋簷下，掛著幾隻蒙黑布的鳥籠，裡邊的房客是大伯父心愛的一對畫眉，等著天暖時跟主人出去遛彎兒。關於二伯父，只記得他曾去過「滿洲國」……

後來大家族分家，父親是老三，生了十個子女，沉重的負擔使家庭生活僅能維持小康。外貌「土土」、木訥寡言的父親白手起家經營傢俱生意，自己製作傢俱也做些精緻的小木盒子。他生性敏銳富有想像力，自己設計製作的產品還在日本得過獎。多年後，改營養殖業，得到長子的協助，生意越做越大，鰻魚大量出口日本，家境富裕起來。

父親傳統守舊，對孩子要求很嚴格。母親是傳統家庭婦女，容貌美麗，心思細密，格調高雅，講究衣著，很會享受，喜歡看戲，對鮮花尤其情有獨鍾。



施叔青與妹妹李昂。

父母富有想像力、創造性和唯美的遺傳基因，加上各自的奮發努力，施叔青的兄弟姐妹們長大後個個有出息。男孩子後來都學理工，女孩子都學文。施叔青的大哥跟著父親做養殖，當了宗親會會長，到處開會很風光愜意。二哥是留美博士，三哥公費留學希臘，弟弟當牙醫，姐姐施淑是著名文學評論家，她和妹妹李昂都成為享譽中外的作家。

施叔青是父母的第八個孩子，後邊還有一弟一妹。躲在七位兄姐的背後，站在弟妹的前邊，既沒有多少家庭責任，也輪不到特別關愛，活得格外自由自在。她活潑好動，敏感愛動腦筋，好奇心強，想像力豐富，圓圓的臉上帶著頑皮的嬌憨。她睜著驚詫的大眼睛，從家裡老祖母的紅木床、菩薩神像、祖宗牌位，到家外邊的鄰里，以及發生在小鎮上的奇奇怪怪的事……什麼都想探求個究竟。

在封閉落後、古風猶存的小鎮，遍佈迷宮似的鬼氣陰森的街巷，聖俗不分、異教相安，虔信與褻瀆並存，情慾公然向戒律挑戰。雖然古鎮不乏芭蕉葉大、梔子肥的美麗，但戰爭加劇的貧困、殘疾、瘋狂、以及死亡，成了施叔青童年的主要風景和腦海裡貯存得最多的資訊。



高中時代的施叔青，有一雙對事物都好奇、想看透的敏銳眼睛。

人們總愛和小叔青開玩笑，明知故問：「妳家住在哪裡？」

瞪著圓圓大眼睛，小叔青隨口說：「宮口，住在宮口。」如果有人再再追問一句：「什麼是宮口？」她便茫然了。

有一年夏天白沙屯大地震，餘波傳到鹿港。大地、房子、榕樹、電線杆，斷斷續續搖個不停，她覺得很好玩，問祖母它們為什麼會動？祖母說地底下住著一條其大無比的牛，它一生氣地就會翻身。「地牛」不停地折騰，脾氣發起來沒完沒了，鎮裡的男人們只好離開家，抱著被子鋪上草蓆，躲到大廟前放心睡覺。那麼多男人躺在一起，早上起來的小叔青忍不住跑去看個究竟。

大廟還是平常看慣的樣子，這天卻緊閉著的兩扇門。小叔青仰臉看到橫樑上掛著的舊匾額，匾額上「天德宮」三個燙金大字在天光中閃爍。她站在「天德宮」的廟口左右看去，右邊那棟門口有個防空洞的不正是她的家嗎？她突然明白了，「宮口，住在宮口」的含義。

兒時的記憶像電影蒙太奇，拼接跳躍著各種畫面：與她家廚房的石灰

牆緊臨的那邊，住著寡婦源嬌和她的兩個女兒，她們在黑暗中無聲無息地摸索著過日子。直到有天晚上，她獨自一個人到廚房洗腳，第一次聽到牆那邊有了聲音——女人傷心欲絕、換不過氣來的號哭。她靜靜地告訴自己：源嬌死了。然後，就站在那邊，不敢動。廚房早已熄火的磚砌大灶在昏黃的燈光下，愈看愈像一座隆起的圓墓堆，她突然大叫一聲，往外跑。

會寫一手好字的大戶施水泉家沒落破敗、基督教徒王劍跑江湖賣藝吞劍自傷，妓女網腰的白癡女兒長著十二個手指、十二個腳趾……天德宮附近有一口井，井邊不遠立了一塊青石石碑，碑上刻著「南無阿彌陀佛」。傳說水井這一帶原來是一片池塘，日本鬼子逼得好多抗日義士投水自盡。後來池塘雖被填平，卻一直不平靜，就立了這座碑鎮鬼魂。每年冬至，住在宮口附近的女人們都捧了湯糰放到石碑前拜拜。鎮裡的人愛疑神疑鬼，出了什麼事總認為是水鬼作怪，興師做法折騰一番。小孩子都愛聽故事，夏天晚上，群星在天上眨眼，宮口唯一的電線杆亮了起來，小孩子們從家裡搬來小竹凳，在燈光所及的光亮處圍成一個圓圈，圓圈當中坐著講故事的林木榮，他搖著扇子，十分自信，面對著前傾著腰的小聽眾。

姐姐給小叔青講過盤庚的故事，姐姐說盤庚帶著他的子民遷徙，太陽下山以後，他們露宿在黃土高原的曠野，揀拾樹枝生了一個火堆。天越來越黑，盤庚和他的黃赤平扁臉的子民沉默著，不帶一點表情，在火光陰影中一個一個向前傾。小叔青不免疑問：他們在想嗎？想些什麼？盤庚看他的子民看久了，會不會心慌呢？

林木榮面對著這些前傾著的小聽眾講的都是他遇鬼的事，也怪，各色各

樣的鬼怎麼都讓他遇上了？他講啊講的，一點也不心慌，心慌的倒是這些小孩們。他們又想聽又害怕，小叔青的么哥嚇青了臉跑回家。宮口電線杆的昏昏燈光，讓她一坐到那兒就睡意朦朧。長長的一個夏天，鬼魂如此這般在小鎮遊蕩著，人們照樣繼續生活著。

小學一年級似乎天天下雨，她的教室是兩間漏水的破屋子，躲在操場沒人注意的角落。班上有個長得精乾瘦的猴崽樣的男生，特別曉得學校的歷史，說操場是清朝時的刑場，當犯人的頭被砍落以後，就地埋在底下。有天傍晚，她在跳遠的沙坑看到一根白色的大骨頭，那樣形狀怪異的白骨躺在黑沙上，讓她害怕極了。

十歲那年的清明節，小叔青隨二伯父去掃墓，草叢在白花花的陽光底下騷動著，蒸發出轟轟草腥味，舉目所及盡是些塌陷的破墓窟窿，突然一聲劈哩啪啦炮響，二伯父說那是在趕鬼，不然破墓窟窿裡會伸出一隻黑手，把掃墓人的腳拖下去。聽了二伯父的話，她毛骨悚然，開始覺得這墓地無處立足，到處是黑窟窿，到處是墓裡伸出來的黑手，她站在那兒寸步不敢移動。那天是姐姐揹她出墓地的。

她曾夢到死去的兒時好友，斜斜地站在臺階上，穿著生前最喜愛的白底紅碎花衣裳，從地面仰臉望她；自己來到一個荒山，赤裸著上體，皮膚是鏽色的，背著一塊墓碑在荒山的小路跑，心中想著好友，腳下不停地跑。她是揹著自己的墓碑在荒山中找埋葬自己的地方……

翻看施叔青童年硬碟裡的存儲，稀奇古怪的事情真不少：袖子似的青石板小巷，有出路無進路、迷宮似的花園，鄰村發了大水，有家人全被水冲

走，信佛的二舅母半途改信了基督教……，她還記得她跟著大人們去到一間木屋，屋頂兩邊斜斜地分披下來，屋頂上釘著垂頭張臂的耶穌像，臺上的人剛念念有詞，臺下的信眾們立刻跪地禱告，突然被什麼觸動了似的，爭相張嘴嗥叫起來。那麼激楚的聲調、悲辛的表情，也許人類有語言之先就是這樣地訴苦吧？小叔青想。她旁邊跪著的女人全身厲害地顫動著，像控制不住大笑的樣子，其實她是在哭，盡情發洩地痛哭著。那邊那個一頭汗、一臉淚、在喃喃的男人，他是鎮上賣饅頭的退役老兵，白天她還見他擔著饅頭，像是快樂的人，怎麼跪在這裡抽筋似的慟哭呢？她實在弄不懂。

五年級的時候她愛上了圖畫課。她動用了所有鮮豔的蠟筆，像個任性的闊人，隨意揀選喜愛的顏色，在圖畫紙上隨性塗抹，把幻象中美麗的家，美麗的衣裙，五彩繽紛地呈現在紙上，使缺乏顏色的童年，感到無比新鮮與滿足。她期望著每星期的圖畫課……後來更萌生了學繪畫的願望。

小叔青也愛看故事書，一個把人變成很小很小的驢子的《磨蕎麥的老婦人》的故事最令她難忘。

這個故事讓她特別愛照鏡子，上床以前，必須先在鏡子中把自己的眼睛、鼻子確認一番，才能安心睡覺。然後燈一熄，黑暗湧來，全身的皮膚仍不由得要感到一陣縮緊，彷彿面臨蛻變的前兆。

那是一種擔心自己變形的恐懼。不料，長大後她果然讀到弗朗茲·卡夫卡的〈蛻變〉：「某日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自擾人的夢中醒來，發現他在床上變成一隻巨大的蟲子。」

第二章 一邁步就踏進了主流文化圈



讀彰化女中時的施叔青。

施叔青在鹿港念完小學後，到了彰化讀女中。身穿學校統一的制服，每天上學下學，需要乘小火車往返十公里。學校管得很嚴，訓導主任是軍人退伍的，特別重視紀律，不准學生閱讀課外書，連圖書館借的都不行。那時每次搜書包，施叔青總被搜出課外書，她因此被記了幾個小過。

禁令和處分沒有嚇退正處在反叛年齡的施叔青，閱讀的興趣波濤洶湧，放學一回家就抱著文藝書看個不停。在鹿港小鎮，她家的藏書算是很豐碩

了。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黎烈文譯的《冰島漁夫》、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唐詩三百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是中外名著，它們是兄姐所購，尤其是姐姐施淑的所愛。每本都用透明紙精細地包裝著。不管懂與不懂，她拿過來就讀，囫圇吞棗，一目十行。閱讀，伴她度過慘綠少女時代的不少夜晚。

她讀《紅樓夢》專找寶玉和黛玉彼此試探，拌嘴、鬥氣的部分再三再四看，看到黛玉臨終前焚詩稿，自己竟哭濕了半顆枕頭。有一次，她從書櫥裡抽出一本魯迅小說集，看了裡面的〈狂人日記〉後，把那個「狂人」和在鹿港街頭那種陰陰的瘋子聯想在一起，怕得要命，好幾天不敢上街。在得知魯迅的小說是禁書後，好奇心和逆反心理，讓她讀得更加起勁。魯迅文字的講究對她充滿誘惑，反而覺得胡適提倡的白話文淡而無味。受文學作品的薰陶，她的作文永遠是班上第一，數學也永遠屬第一——遺憾，後者是倒數的。

封閉的小鎮，無盡的閱讀滋養了施叔青寂寞的心靈和無窮的想像，也誕育了她詩的情懷。施叔青本就敏感細膩，魔魔神秘的鹿港更是誘發隱晦曖昧的現代詩詩心的絕好土壤。六〇年代的臺灣文壇，正盛行西方現代主義，張揚的西風對施叔青輕而易舉發揮了威力，少女的心靈與張默、痾弦等人的現代詩契合感應，她也十分喜歡閱讀香港詩刊《好望角》，以及臺灣大業書店的《六〇年代詩選》。

她瘋狂地讀詩，並寫起現代詩來。像《紅樓夢》裡苦吟的香菱，沉浸在詩海裡廢寢忘食，行走坐臥，有時上著課，腦子裡都尋章覓句地轉著意象，也曾經穿著淺紫色的長裙，在暗黑的巷子裡徘徊至深夜，找尋靈感寫詩。為

了捕捉住剎那的靈光閃現，甚至在睡覺時把紙筆放在蚊帳外，一旦得到精彩的句子，立刻鑽出蚊帳記錄下來。為了變花樣和配合詩的內容，有時故意把字體拉得瘦瘦長長的，把句子擺成奇奇怪怪的圖形。

青春期的少女心變幻莫測，在一個冬日的下午，她突然厭倦了詩，對自己泉湧澎湃的詩作都不滿意。也許想起了黛玉焚詩，她把一摞摞詩稿投進火爐。看著它們嫋嫋成灰，少女施叔青沒有像黛玉那樣痛哭流涕，或是受益於現代詩的知性控制。

短短的寫詩生涯，在無人喝采中悄悄落幕。儘管對詩的愛心如曇花一現，但她後來的小說文字，音節繁複、意象豐富，該與現代詩的冶煉有關。

施叔青喜愛文學，並走上創作小說的道路，第一個影響她的人是姐姐施淑。在臺北淡江文理學院讀中文系的施淑，早期也寫過小說，她是妹妹施叔青心中的偶像。



施淑與妹妹合影，中為施叔青女兒。

在一個多雨的秋日，中學生施叔青趴在書桌上喃喃自語地寫起小說來。被故鄉神秘氛圍魔住了的她，欲借助文字傾訴自己青春叛逆期敏感的少女情懷。

她年輕氣盛，總感到不快活，喜歡無端強說愁，把自己裹在幽寂之中，

陶醉於自棄的孤獨，以為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懂得自己，把寫作當避難所。像小孩搭積木似的，她把短短的情節聚了拆，拆了聚，常常恣意地將辛苦搭建起來的積木整個橫掃，一直等到最後堆積起來的建築比真的更富於夢及驚詫的色彩為止。她還試著運用象徵，把象徵視作文學寶物，對它萬分崇拜和鍾情。

那時看到年長的人都結了婚，過夫妻生活，又閱讀了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之類作品，便充滿幻想和內心衝突，對兩性關係既感神秘好奇甚至渴望，又害怕厭惡覺得很骯髒。十分愛惜自己少女的純白，認為處女地一旦被異性侵入就變得不純潔了，心裡產生出淨土不保的憤懣和焦慮。基於這種心態，她精煉製成了一篇小說。故事情節大致如此：

一個十六歲的少女，患著輕度的肺炎休學在家，夜夜被惡夢嚇得心驚肉跳。父兄的特別憐愛讓她恃寵而驕，越發乖戾囂張，病也因此加重了。後來她對學成歸家的大哥，產生了一種亂倫的迷戀，燃起對生活的熱情。不久大哥把一個要當她大嫂的女人帶回家，她視這個闖入者「如同赤裸的壁虎」，醜陋地疏離著她與大哥「純白」的愛，也攪擾了篤信基督教的傳統大家庭生活的溫馨和寧靜。

大哥竟然辭去了待遇豐厚的工作，瘋狂而無休止地沉浸在性慾中，滿屋子不是空酒瓶、香煙灰，就是不堪入目的彩色照片。大家庭的聲譽嚴重受損。不久父親又被捲入一個巨大的案子進了監獄，家庭敗落，一貧如洗。這些變故，越發加深了少女對大嫂的仇恨。她走進兄嫂的臥房，抓起桌上的一把剪刀，轟轟烈烈地進行了報復。

反諷的是，這個視「性」為醜惡、甚至是罪惡，懷著極端抗拒心理的「耽於美和夢」的少女竟也很快結了婚，對前所懼斥的淫猥，有了曖昧的憧憬，心安理得地「過著前所不齒的生活」，在丈夫「過多的撫愛下變得豐腴而美麗」，「十分快樂起來」。

從聲討撻伐「性」的醜陋和罪惡，到體驗肯定「性」的必然和美好，顯然這是篇成長的小說。

施叔青第一次用文字講的這個故事，確實令人駭異震撼。在當時封閉傳統的臺灣社會，一個女中學生竟敢露骨地涉及性、甚至亂倫的題材，小小年紀怎麼會寫這種小說，不能不說十分大膽叛逆。

對自己的處女作，她心裡一點也沒有把握。沒有篇名沒有署名，就把它寄給在臺北讀大學的姐姐施淑。施淑看後，覺得文字老道、意象奇詭，不像出自一個初學者之手。立即回信嚴肅地問她，這篇東西是從哪裡「抄」來的？

姐姐嚴厲的態度，讓她怦然驚喜，立即在篇名位置寫了「壁虎」兩字，署名「施叔青」。

其實她的原名是「施淑卿」，她家的女孩名字中間都有一個「淑」字。現以文學評論著名的大姐「施淑」教授，本名為施淑女；以「李昂」之名蜚聲文壇的妹妹，名叫「施淑端」。

她是故意將女性味十足的「淑」去掉三點水成「叔」的。她認為，作家就是作家，不應有性別之分，將女性作家特別冠之於「女」字，貌似尊重，實則含有性別歧視和曖昧。好像女作家為人稱道的不是作品本身，而在一個

「女」字上。她要當作家，不要「女」作家，好的作家應該是中性的。這一字之改，看出了施叔青要強的個性和遠大抱負。

姐姐把妹妹的習作馬上寄給淡江文理學院的學長、名作家陳映真看，陳映真將〈壁虎〉推薦給了白先勇主編的《現代文學》。

《現代文學》的前身是創辦於一九五六年的《文學雜誌》，它由臺灣大學外文系夏濟安教授主編，在臺灣文學界影響很大。白先勇視之為引導他熱愛西洋文學的橋樑。

《文學雜誌》可謂臺灣現代小說作家的搖籃，成名作家聶華苓、於梨華、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叢甦、葉維廉等，都在《文學雜誌》上發表過作品。



由白先勇等人主辦的《現代文學》雜誌。

一九五九年夏，夏濟安去了美國。翌年，白先勇和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王禎和、葉維廉、李歐梵、劉紹銘等同系的一些同學為核心，創辦了《現代文學》雜誌，同年三月五日創刊號出版。

《現代文學》提倡純文藝，推崇西方現代文學。它銜接三〇年代的中國文學傳統，接受西方文藝思潮衝擊所產生的新文藝作品，激勵本土精神的文學勃發，是當時臺灣十分重要的文學重鎮，影響至深。

白先勇對〈壁虎〉十分欣賞，認為它是現代主義與鄉土寫實的結合，作者很有才華。

一九六五年《現代文學》第二十三期上，〈壁虎〉連同「施叔青」赫然在目。

當施淑得知施叔青的處女作將被白先勇採用的消息後，急著要告訴妹妹，興奮得連鞋子都忘了穿。

一個初學寫作者的第一篇作品，能刊登在名牌雜誌上，施叔青可謂文壇幸運兒。用不著經歷漫長的投稿退稿的煎熬，她一邁腿就踏進了那時的主流文化圈，剛起步就與文壇名作家相交往。

那年，她十七歲，文壇上初試啼聲的一個高中二年級學生。

第三章 文學路上的那些導師們

施叔青非常喜歡美術，從小學生拿起蠟筆在白紙上自由塗抹生活的五彩時，便愛上了繪畫。在彰化女中六年，她有幸受教於臺灣現代繪畫藝術的先驅李仲生老師。李老師是為逃避政治迫害，南下到八卦山腳避難，教一群少不更事的女中學生畫石膏像。在他去世後，他的作品竟像出土文物般地被珍視著了。

李老師一邊手不停地把石膏像的切面移到畫紙上，一邊告訴施叔青所知道的魯迅，並形容在上海租界區見過的這位新文學巨匠時的情景。當時正是她熱切地躲在被子裡偷看《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祝福》的年紀。李老師不但培養了她對藝術的愛好，也稱得上是她與文學結緣的啟蒙者之一。

施叔青的創作生涯中，主要有三個文學恩人。首先是她姐姐、評論家施淑。姐姐豐富的文學藏書，營養了她，姐姐作為她的第一個讀者和批評者，始終鼓勵並嚴格要求著她；再一位就是發表她處女作、多次為她的作品寫序推薦，並帶著她在臺灣主流文學圈裡活動的白先勇；陳映真更被施叔青尊之為文學路上的「導師」。施叔青曾在自己的《拾掇那些日子》等作品裡，記載過他們之間一些浪漫而感人的交往故事。

施叔青認識陳映真，正是她年輕氣盛卻莫名其妙總覺得「不快樂」的年紀。一個午後，她坐在蜜蜂嗡嗡環飛的院子裡，展讀陳映真的第一封信。金色的陽光，以及蜜蜂嗡嗡的笑嚷，使她與他的初識充滿了顏色與聲音。

那封信是陳映真看完施淑拿給他的〈壁虎〉後寫的，長長的信中，以

他特有的筆調絮絮訴說對施叔青的期許。

他說：「妳對語言之美、之韻律、之效果或蠱惑的力量是十分敏感的，這一點在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是極重要的條件。」

「白話文的生命，沒有妳我的父親年紀大，當然還有十分廣闊的可塑性。可是，請切切記住：妳必須把每一個句子寫得美、動人，同時又精練、易讀，使人容易瞭解妳所要表現的vision。要知道，領導民族語言的責任，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都是文學者。礙口是最要不得的毛病，更何況過分的膨脹了。」

「妳不應以我做某一個水準或定準。妳應該踏過我走上前去，好像妳越過許多過去的臺階一般，放心而且自然。」

「叔青，只要我是妳走向成長的階梯，我願意伏著，讓妳踩踐上去，為著更高的那一層。我一逕懼怕的是：妳在看見了我的一定的限定與弱點以後，便任性的說：『唉，一切無非是這樣罷了！』多麼悲哀啊！」

陳映真的親切「期許」極大地鼓舞了施叔青。為了能讓自己捕捉和綴織一些更貼切、更合適的表達，她整天不懈地伏在書桌前，虎虎地嘗試寫出一種新的生命的語言。

施叔青在「文字上的任意橫潑，不修邊幅的態度」，讓陳映真揣測她是個率性的女孩。他的講究文字流利、華美，以及完整性，也讓帶著無畏的衝勁和盲目叛逆感的施叔青認為，這是耽溺，並不健康的，有點布爾喬亞的趣味。便以聲討的口吻，去信批評他充滿了某一階層的味道。陳映真說這是他所受到的最漂亮的一擊。

第二年，度過故鄉半個濕綠的春天，她把剩下的那一半歲月裝在口袋裡，由楊喚的縱貫線載著，到了臺北為大學聯考作準備。坐上火車站前的三輪車，大臺北在她眼裡是一排排灰撲撲的木板房子。

關進簡陋不堪、租賃的木板房閣樓裡，伴著濃得化不開的一蓬一蓬鄉愁，她推開木窗，想推走那盈盈一室的鄉思，無奈卻只見暮色由視窗滔滔湧入。

在石榴綻裂的五月，她懷抱著初識流浪的微苦和十分蕪亂的心情第一次見到了陳映真。

「我極想看看妳，可是，怎麼知道是妳呢？」他在電話這一端。

「我想我穿綠毛衣，站在日本航空公司的廊柱下。」她在電話的另一旁。

「哈！那我們真像在寫小說了。」

那天，臺北的天空冷且高。他帶她進了名叫「紫煙莊」的一家小小咖啡廳。

乍看陳映真，眼裡的他，讓她感到吃驚和略微的失望——「稍稍嫌厭的神色」，「無精打采垂掛下來」，拉皺了的藍條紋領帶襯出「一臉的疲倦」。



施叔青與陳映真。

待她對他有了某種程度的新瞭解後，這種情緒很快就過去了。

同陳映真的再次見面是在臺大的傳園。在初夏一個黃昏，她傾吐著自己成長期的種種煩惱，自棄地甩甩頭說：

「我真不快樂呵！」

「誰又快樂呢？」心靈疲倦，為不痛快而流浪，追逐女孩……陳映真推心置腹地訴說著自己的苦惱。

他總不忘給她飛一封短信，鼓舞著因準備聯考，幾至癡狂的施叔青。

「這麼大熱天，記得寫封信去向妳打氣。小叔青，要好好的喔！」

往往就短短的幾個字，卻感動得她泫然欲泣。

揮汗考完聯考，她躺在閣樓的床上，突然懷念起故鄉的蟬聲，當天下午，楊喚的縱貫線便載著她的甜蜜回味趕回了鹿港。

返回故鄉後，她執意拒絕了一個醫學院男生的追求。

秋風吹起的時候，她又回到了臺北。放榜後，她考取的是淡江文理學院法文系，很不遂心，嚷嚷著要自殺。

陳映真勸慰她：「如果大家動不動就想香消玉殞，人生便很簡單而痛快。也就沒有詩，沒有文學了，可不是？」末了又加上一句：「所以妳畢竟還是個小娃娃。」

她提及自己正構思的一篇作品，苦思冥想營造象徵時，陳映真說：「倘若在塑造象徵的時候，沒有主觀上的統一，那麼，便無法在象徵完全地成立後，發揮它豐富的歧義性來。」

施叔青和陳映真之間，感情深厚真摯，情同手足。

從陳映真那裡借讀了一些二、三〇年代新文學的「禁書」。她十分喜歡魯迅的《野草》，幾乎全能背誦下來。她認為自己文字的講究得益於魯迅。

拜訪姚一葦老師也是陳映真帶她去的。

姚一葦是臺灣教育界、學術界、戲劇界的知名教授、劇作家和戲劇美術專家。他的《藝術奧秘》一書被臺灣學術界視為「體大思周、審慎淵博」的巨著。

她隨陳映真走進永和竹林路一棟灰色的平房，客廳窗外有一叢翠生生的竹子翹立著。姚老師坐在窗邊一張半新的藤椅，談起她登在《現代文學》上的第一篇作品〈壁虎〉。他以評論家的嚴肅語氣說，他看出她在文學語言上的特質，小說散發著一種與她的年齡很不相稱的懷舊情懷，那股對逝去的古風及神秘氛圍的渲染，應該是取自故鄉小鎮的薰陶。以一個少不更事的慘綠少女，初試身手寫出〈壁虎〉這樣的作品，他大為驚訝。

陳映真在一旁猛點頭。

姚老師舉起手，把施叔青和當時一位當紅的女作家比高，語重心長地告訴她：「她只停留在這裡，上不去了。」姚老師把手抬高：「妳應當可以上得更高。」

從此，姚一葦竹林路的家成了她學習文學的課堂。姚老師為施叔青上了一課又一課的小說欣賞與批評理論。每次在享用了師母親手張羅的豐富晚餐後，姚老師坐在客廳那張半舊的藤椅上，膝上攤著一疊厚厚的筆記，嚴肅地評論白先勇的〈遊園驚夢〉、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陳映真的〈一綠色之候鳥〉……老師以敏銳深入的感受、嚴謹的理論邏輯、精闢地直入創作者有意無意的深層用心與思維，句句中肯。姚老師講求的美學、小說的藝術性，都成為她對自己創作的要求。

她的妹妹李昂，十六歲發表了第一篇小說〈花季〉後，接著寫了十分卡夫卡式的〈混聲合唱〉，經過姚一葦的推薦，發表在著名的純文學雜誌《文學季刊》

上。施叔青像陳映真帶著自己一樣，也帶著妹妹到姚老師的家中拜訪。姚一葦對李昂同樣讚賞有加，稱其〈混聲合唱〉：「如果把作者名字去掉，與卡夫卡幾可亂真。」（李昂〈永遠的典範〉，刊於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李昂一輩子佩服的人不多，卻由衷地喚姚一葦為「老師」。



施叔青也曾拜訪過聶華苓、安格爾夫婦。

一九六八年，陳映真在決定赴美參加著名華文作家聶華苓和她的丈夫詩人安格爾主辦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前夕，突然失蹤。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受到馬克思主義啟蒙的陳映真，因讀毛澤東和魯迅等禁書的罪名被國民黨當局秘密逮捕。他的好友、《文學季刊》主編尉天驄神色倉皇奔相走告，施叔青慶幸自己剛把從陳映真那兒借的禁書還回去，不然也難免牢獄之苦。即使這樣，她也不敢停留在臺北，連夜坐火車回到家鄉鹿港躲避。

親身見證的這次白色恐怖，令她畢生難忘。她曾和尉天驄帶著東西到監獄探望過陳映真，因為是政治犯，很難見到面。

對陳映真的深情懷念和落寞惆悵織成一張大網，鋪天蓋地籠罩了施叔青。她在為紀念陳映真而作的〈拾掇那些日子〉裡這樣寫道：

最後一次見你，是你抱著吉他。我從遠遠的位置，看你的側面，陰翳像一面網，敷滿了你的眼臉一帶，你悵悵撫琴的神情以及你的坐姿，使我記起近來你常說自己「垂垂老去」，我不敢再注視你，急急走開去。

今年初夏，學校的法文學會預備歡送畢業生的晚會，我和班上的女生一起練習了幾首法文歌曲。我好想下次見到你的時候唱給你聽，就唱那首最迷人、你也一樣喜歡的曲子。可是，你再也不會聽到了。歡送晚會那晚，禮堂五彩繽紛，我站在碎了的星斗來回流動的臺上，張開嘴呀呀唱著，好幾次禁不住想哭。

步出禮堂，走在落雨的冷清的街道。我穿的一襲紅色的洋裝，真像雨中寂寞的聖誕紅。我咽著聲音哼起那首法文歌，哼著，哼著，猛然發覺那原是送別的一個曲子。我甩了甩頭，眼淚終於滾落了出來。哼完一次，已經淚流滿面。

我很慢地在雨中走著，忽斷忽續的又哼起來，反復的一遍一遍……

第四章 渴望成為西蒙·波娃式的重量級女知識份子



年輕的施叔青。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臺灣文化界普遍崇美，認為美國是最民主最自由和最富裕的地方，所以文學藝術以及生活都唯美國馬首是瞻。一切向西方看齊，一切照搬西方。臺北文化圈的文化人無視物質的匱乏，精神上天馬行空。他們把美國新聞處提供的許多美國文學翻譯，當作精神食糧，把西方藝術生吞活剝毫無選擇地移植。前衛畫家們則大畫超普普藝術，喝可口可樂、坎貝罐頭湯……

詩人們追求意象、隱喻和象徵，寫些晦澀難懂的現代詩。《現代文

學》雜誌翻譯卡夫卡、喬伊斯的現代小說，引進了存在主義思潮。

存在主義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要表現在戰後的法國文學中，從四〇年代後期到五〇年代，達到了高潮。在存在主義的不同派別中，以沙特和卡繆尤為重要。沙特更是存在主義的集大成者，宣稱「存在」即「自我」。存在主義認為，個人的價值高於一切，個人與社會是永遠分離對立的。人被扔到世界上來，客觀事物和社會總是在與人作對，時

時威脅著「自我」。

這種觀念與當時臺灣知識階層的思想很契合。政治高壓、白色恐怖，知識份子感到無路可出，十分消沉苦悶。存在主義還特別影響到一些文學少年男女，正在臺北淡江文理學院法文系讀書的施叔青和她的同學們便嚷嚷地喊著：「我們是被拋棄到這個世界上來，註定要不快樂的。」

他們將這句存在主義的口號當作宣言琅琅上口，並把生命比喻為希臘神話裡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被天神懲罰，往上推一塊石頭，推上去，滾下來，再推上去，又滾下來，循環往復不已。他徒勞、無可奈何、毫無意義的做著這件事，好比生命本身，雖然活得很沒意思，卻無路可出，直至生命的盡頭。沙特有個劇本就叫《無路可出》。

施叔青從小就是個叛逆的女孩，進了大學後越發變本加厲。她感染著時代流行病，情緒不明所以的低落，不知道如何與自己周旋時，便摔門出去，跳上○南公車，從起點站坐到終點站，再回起點站，如此周而復始。

她和一幫同學們，穿著長可掃地的寬腿喇叭褲，男生躲著警員，生怕太長的頭髮被抓到警察局剪成像狗啃的一樣。他們成群結夥呼嘯到西門町，隨著「野人」地下咖啡廳震耳欲聾的音樂爆炸聲大吼大叫。也去作家雲集的「作家咖啡廳」，合疊著雙手大談存在主義。遇到停電，便點起蠟燭，就著燭光，繼續著關於存在主義的咀嚼。門外的大太陽，兀自白花花地瞪眼。

臺北這些屬於黑夜的族類很能搞怪，在沒有星星的夜晚，爬到圓山橋下的橋墩喝朋友從父親那兒偷來的洋酒，訴說自己的「不快樂」。頭上插著花草，打扮成嬉皮，到北投秉燭夜遊，尋著冒煙的溫泉走去，說是邁向死亡之

谷。還挑選阿拉伯彎刀似的上弦月夜晚，向六張犁的墓地出發，踩著階梯上去，一腳踏在陽間，一腳踏在陰間，毫無顧忌地躺在回教墓地，月光下傾聽著不遠處的流水聲，構想著死後的葬身之地。

如何讓原本漆黑的心情更加黑暗？施叔青和她的夥伴們處心積慮加級自虐：到東南亞看西方的二輪藝術電影。費里尼導演的《八又二分之一》、田納西·威廉斯編劇的《大蜥蜴之夜》、《夏日煙雲》等，走出電影院，簡直想自我了斷。

到巷口小店買零煙，不抽「新樂園」，太辣，選抽「長壽」。一次買四根，一副「我爸爸派我來買」的天真無邪樣子。邊抽煙邊交換情報，最聳人聽聞的是男朋友要拉她上床。她哪敢！在禁慾的六○年代。



《第二性》的作者西蒙·波娃。施叔青也曾希望能像她一樣，成為舉足輕重的女性知識份子。

施叔青因在《現代文學》上發表了〈壁虎〉等小說，結識了許多比她年長的重量級文化人，她甩著長髮和他們到「明星咖啡廳」和「藍天酒吧」談文學，合辦《文學季刊》同仁雜誌。

她腦海裡時常浮出一幅幻象：巴黎左岸的咖啡館，《第二性》的作者西蒙·波娃剪著男人的短髮，抽著煙斗，雙目炯炯，與沙特等文化人辯論著政治、哲學思潮……她掠長髮，多希望自己也抽煙斗，成為重量級的女知識份子啊！

在禁慾的六〇年代，學生不能打麻將，不能男女同居，揮霍課餘精力的辦法只剩下在週末作短距離郊遊。烤肉遠不盛行，窮學生買不起可口可樂，當時也沒有礦泉水，帶便當嫌老土，野餐盒裡裝著西點麵包。在進日月潭那段九曲十八彎的山路時，頻頻發出清脆的驚叫，在合歡山賞雪，下榻霧社日式房子，泡完溫泉後，紙門一拉，斜飛過的紅山櫻令她眼前一亮……

那也是不富足的年代，室友有件美國舶來的睡袍，能讓其他女孩羨慕得眼睛放光。中飯常是一碗撒上蔥花的陽春麵就打發了，偶爾嘴饞，去買隻剛出爐的烤雞打牙祭，多數時候是抱回一大堆鴨頭頸、雞爪，坐在木板床上啃半個晚上。

施叔青的另一種娛樂是開舞會跳舞，只有一臺簡陋的留聲機，幾張搖滾樂唱片，把燈熄滅，或者包上紅綠蠟紙，製造出浪漫氣氛，男男女女在水泥地上跳吉魯巴、慢四步，也有箇中好手，前仰後合大跳探戈舞，舞會通宵達旦。

一九六六年大陸開始了天地翻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臺灣的「匪情」研究專家們弄不明白為什麼已經「赤色」了的大陸，又要「革命」。由於資訊封閉，連大洋彼岸的美國有些大學生都受到紅衛兵運動的影響折騰起來，臺灣反而毫無反映。不要說「文革」，連布拉格之春、東京、巴黎鬧得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也聞所未聞。聽「美國之音」電臺、讀《時代週刊》、《新聞週刊》英文雜誌而知天下事的畢竟是極少數。六〇年代的臺灣沒有學潮，沒有焚燒胸罩搞婦運，沒有罷課，沒有誓言只要做愛不要戰爭，穿著不很短的迷你裙，不很純熟地跳扭扭舞，然後說我們不快樂。青年

們患了政治冷感症，不敢對抗，只想逃避，逃離四處張貼「保密防諜」標語、白色恐怖無所不在的孤島。留美是唯一追求的出路。

也有政治不冷感的，等著他們的命運就是半夜突然失蹤，像陳映真，像她大學的一些同學。

施叔青在大學沒有好好念書，學「嬉皮」，「搞怪」，並琢磨著寫小說。在一九六六年，陳映真、尉天驄、黃春明、王禎和、施叔青與七等生創辦了同仁雜誌《文學季刊》。這個雜誌提倡現實主義，回歸鄉土，與熱表現代主義的《現代文學》走的是兩條路子。《文學季刊》的成員，規定每期都要交稿，「逼」得施叔青不得不加緊創作，所以獲得了畢業前後就能出版兩本作品集的傲人成果。

她的第二篇小說〈凌遲的抑束〉用「施梓」作筆名，在《現代文學》發表後，那年夏天，白先勇從美國回臺北，帶施叔青到「藍天酒吧」喝馬丁尼。白天很少能見到白先勇，會面總在晚上，彼此戲稱為「夜的族類」。

第五章 探索人類隱秘幽深的內心世界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該是施叔青難忘的日子，這一天，她的第一本小說集《約伯的末裔》由仙人掌出版社出版。現在她每年幾乎都有新書，本本都是自己辛辛苦苦生產的孩子，當然珍惜，但那喜悅之情，怎能趕得上從無到有的第一本的面世！

小說集《約伯的末裔》包括〈盜觀音〉、〈凌遲的抑束〉、〈紀念碑〉、〈泥像們的祭典〉、〈池魚〉、〈約伯的末裔〉和〈安崎坑〉等七個短篇小說。成果不僅如此，她的《甘地傳》及兒童讀物《杜立德醫生》（譯寫）也在同年由王子出版社出版。

《約伯的末裔》由著名作家白先勇和尉天驄兩位大將親自撰序保駕護航，頗不尋常。

白先勇為這本書寫的序中說：施叔青的作品是「透過她自己特有的折射鏡所投射出來的一個扭曲、怪異、夢魘似的世界。光天化日之下社會中的人倫、道德、理性，在她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那是一個不正常、狹窄的，患了分裂症的世界，但是它的不正常性，正如同鹿港海邊在不正常的天氣時，那些颱風、海嘯一般，有其可怕的真實性。施叔青曾嘗試寫正常的世界，但並不成功，因為那個受人倫及習俗拘約的社會是不屬於她的。」

「死亡、性和瘋癲是施叔青小說中迴旋不息的主題，而這幾個主題又是密切相關，互為因果的。死亡和性這兩種神秘而不可解的生命現象，在



二〇〇八年第十二屆國家文藝獎頒獎典禮現場，白先勇頒獎予施叔青。白先勇稱得上是施叔青創作之路上的知音與文學恩人。（符世閔攝，國藝會提供）

任何文學傳統中，都是經常出現的兩個主題，但是在施叔青的小說中，卻攜雷霆萬鈞之勢出現，它們震傷了人的心靈，粉碎了社會的道德秩序。」

這些精闢而經典性的論析，成為開啟施叔青早期作品之門的鎖鑰，為後來的研究者一再徵引。白先勇稱得上是施叔青的知音和文學恩人。他常說，施叔青是自己一手調教出來的。

《約伯的末裔》這本最早出版的集子現在已經不大容易見到，其中的一些小說雖然一再投入別的選本，但尉天驄撰寫在該書前的〈關於施叔青〉一文卻難覓蹤影，故照錄如下以饗讀者，以為存念：

在中國，女人所受的約束是遠超過男人的。不僅在肉體上她們要忍受纏足一類的痛苦，在精神上亦同樣受到很多限制。雖然，近代的婦女運動已經有很多標語口號打進女人心中，但那種男女平等說起來是很可笑的。因此，那些所謂新的女性們，不是做起一副閨秀狀，表明自己是十足的女人，就是一派太妹像，表示不服男人。這種「作狀」的姿態，使得女人只能獲得一種男人眼中的平等，永遠無法做一個獨立的女性。

在文學界，情形也是一樣的，而所謂「婦女文學」，不是扭扭捏捏的閨秀派，便是大膽驚人的「新潮派」，所以我們的文藝圈常有一窩蜂的捧一位「才女」，把她視為李清照再世，莎弗重生。要不然，如果有一位女人敢於在作品中講幾句粗話，也會被大家視為「現代」，稱之為中國的沙岡。在這種男人的意淫姿態下，如果有婦女文學的話，那也蒼白、粗俗得令人難以忍受。所以談男女平等，談婦女文學，首先要作的，實在是女人的自覺，惟有女人不以女人自居、自炫、自卑時，才能在真誠中發掘真正的婦女文學。

施叔青的作品正是這樣開始的，所以她有令人驚喜的一面。她是臺灣省彰化縣人，她所生長的鹿港是一個帶有濃厚傳統色彩的大鎮，而在大學裡她念的是外文，對於西洋的作品又時常接觸。我們盼望這兩種文化能夠促使施叔青成為一個真正的、獨立的女性。目前，施叔青正處於一個值得「捧」的年齡，願她無視這些，而真正發覺自我，否則這本《約伯的末裔》也就成了我們文壇的一朵曇花。那實在是我們最最不願看到的。勁哉，施叔青。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尉氏這段文字，情真意切，飽含對施叔青的肯定和極大期許，如今讀來，聯繫現實文壇，仍有極大啟迪。



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拾掇那些日子》。

施叔青的第二本作品集是《拾掇那些日子》由志文出版社初版於一九七一年三月。該集合〈那些不毛的日子〉、〈壁虎〉、〈火雞的故事〉、〈拾掇那些日子〉、〈曲線之內〉、〈倒放的天梯〉和〈擺盪的人〉，也是七篇。其中〈壁虎〉是她的處女作；〈火雞的故事〉刊於《文學季刊》第九期，〈倒放的天梯〉刊於《現代文學》第三十九期，〈拾掇那些日子〉和〈曲線之內〉發表在《中國時報》，時間均在一九六九年。

〈擺盪的人〉和〈那些不毛的日子〉於一九七〇年分別刊於《現代文學》第四十與四十二期上。顯然，收在這個集子裡的作品多是她大學時代的成績，即使〈擺盪的人〉和〈那些不毛的日子〉是到美國第一年的書寫，卻也是她出國前的生活體驗。

這本集子不能算是小說集，其中〈拾掇那些日子〉是為懷念被捕入獄的陳映真而寫。〈那些不毛的日子〉則屬自傳性質。她的第一篇小說〈壁虎〉，為了某種原因未能編入《約伯的末裔》，才選入這個集子裡的。它和她的〈倒放的天梯〉及〈擺盪的人〉已經相隔四年。

《拾掇那些日子》列入志文出版社的「新潮叢書」。關於「新潮叢書」，集前的〈新潮弁言〉有如是之言：「對於上一代的某些人，所謂『新潮』曾經是『西潮』，曾經等於驟然湧來的狂浪，拍打著東方古國的陸

地；對於我們說來，『新潮』並不完全如此意味。這個時代的文化是彼此撞擊互相建設的文化。我們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這段意味深長的話，既說明了該叢書的宗旨、暗示著選稿標準，對於研究《拾掇那些日子》裡的作品，也是一種啟示。

受佛洛伊德、存在主義等現代主義西方理論的影響，施叔青挾〈壁虎〉之勢，繼〈壁虎〉之風，依然一副桀驁的前衛姿態，踏著故鄉鹿港的神秘沃土，雕章琢句演義怪誕，天馬行空操作想像，不遺餘力地探索人類隱秘幽深的內心世界。

〈約伯的末裔〉這篇小說的創作，施叔青坦誠受蘇俄作家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書的影響很大，是想通過一個房子的命運表現臺灣當時的白色恐怖。

念大學的時候，她和讀臺大研究所的姐姐施淑合租的住房對面有個運輸站，她好奇的常去觀察。運輸站主要是運香蕉到各地，工人的生活給了她很大啟發，從而創作了小說〈約伯的末裔〉。在她的潛意識裡，這篇作品影射白色恐怖，象徵國民黨已經日落西山，無所作為了。當時有人問她是否這樣詮釋，她怕怕地不敢承認。在那個戒嚴時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結合當時臺灣的政治現實分析〈約伯的末裔〉，可以看出其隱喻之所在。她後來創作的不少著作中，所表現出的強烈政治關懷，追索起來可謂其來有自了。

小說集《約伯的末裔》裡的眾多人物，多是些身心不大健康的角色。一如〈壁虎〉、〈瓷觀音〉、〈凌遲的抑束〉、〈泥像們的祭典〉，以及〈紀

念碑〉，它們依然由一群扭曲變形的畸人擔綱，不單是性、死亡、瘋癲的原型夢魘依然血脈賁張，對情慾的理解和看法也和〈壁虎〉一以貫之。早期有人評論〈約伯的末裔〉時，誤以為這是三十幾歲的男子寫的，孰料作者竟是個大學二年級的女學生。這種誤判，以後也遇到過，可能與她的男性化的名字有關，但更主要的當然還是來自作品給人的感覺。

〈約伯的末裔〉很受文壇重視，劉紹銘曾把它和陳映真、黃春明的小說選在一起。能和這些名家同列，施叔青高興之餘，對自己並不乏客觀的反思：「我是一個努力、晚成的寫作者，不像王禎和、陳映真和黃春明，白先勇更不用說，他們都是很早就出來，一鳴驚人。我早期的作品，畢竟還有種認識上的局限，像黃春明的《莎啞娜啦·再見》，反映社會的，我沒有那種視野，比他們年輕了許多，因為出道早，老把我和他們放在一起歸類為一個時期，其實年齡基本和他們差了一代。」

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一直對施叔青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她曾跑到臺大心理學系上課旁聽，讀過佛氏的《夢的解析》、《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性學三論》、《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引論新編》等著作。她租屋的隔壁，住著些臺大的學生，有個心理系的經常講一些與精神病患者接觸的個案，觸發她構思了〈倒放的天梯〉。

〈倒放的天梯〉是施叔青早期比較公認的成功作品，為後來的各類選集所青睞，也曾被著名評論家王德威教授選作臺灣六〇年代現代主義的代表作，帶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講堂。

施叔青走上創作道路的上個世紀六〇年代，臺灣文壇正勁吹西風，年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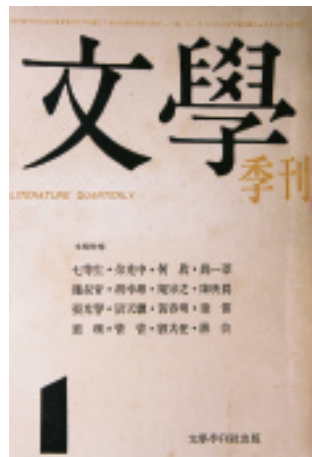
作者一般容易受潮流影響趕時髦，何況施叔青從《現代文學》出道，又是讀法文系，受這些現實存在的薰陶，一起步就踏在現代主義的跑道上，十分順理成章。

物極必反。六〇年代臺灣文壇追求西化和崇美的思潮走到了極致後，沉寂多年的鄉土文學重新崛起。陳映真、鍾肇政、尉天驄、李喬、王禎和、黃春明等等鄉土作家辦刊的辦刊，寫作的寫作，一部部短、中、長篇的寫實小說相繼問世，為弱小者爭取平等，為小民百姓代言，一股與現代主義抗衡的文學力量形成並發展壯大起來。

熱衷於現代主義的施叔青也加入了這個隊伍，陳映真可以說起了關鍵性作用。陳映真不但是位重要的鄉土文學作家，也是重要的文學評論家。他以創作實踐著鄉土文學的理想，以評論建立起鄉土文學的理論基礎。施叔青視陳映真為走上文學道路的導師，導師的文學取向當然會作用於她。另外，對

故鄉小鎮鹿港剪不斷的情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經驗，也是施叔青比較容易接受鄉土文學影響的重要原因。

施叔青加入了由尉天驄主編，陳映真、姚一葦、王禎和、黃春明、七等生等參加的同仁雜誌《文學季刊》。這個雜誌開始還帶著現代主義色彩和中產階級情調，後來逐漸明確藝術的功用在於認識自己，並促進人們之間的瞭解，帶給人民新



施叔青參與編輯的《文學季刊》。

的理想。為此，作家和藝術家首先就應該把自己置身於現實生活中，面向現實、面向人生。



《那些不毛的日子》。

作為《文學季刊》的成員，一年四期，每期都要交稿。施叔青便一手握著精神分析、存在主義等西方現代主義武器，苦心經營一個個象徵；同時跟在陳映真們後面，放眼生活，嘗試寫實。如收入《那些不毛的日子》裡的〈安崎坑〉、〈火雞的故事〉、〈曲線之內〉、〈池魚〉之類，當屬鄉土小說。

二十年後，施叔青在人事已非的異地，重讀起自己的這些作品，「仍然嗅聞得到散發著的少女青澀，強說愁的味道，年輕時代的細緻感性原是我已遠離，卻仍然追念不已的。」

施叔青的現代離不開經驗世界的鄉土根基，她的寫實又往往帶著時尚的現代性。



(施叔青與朱銘、吳靜吉合影)

